

# 天天天蓝



饶雪漫 著

让心中拥有一片永远的晴朗，充满阳光与微笑。  
梦不会醉，爱一直都在，有爱有梦的岁月，天天天蓝！



著名少儿作家饶雪漫获奖作品

现代少儿必读经典

关于成长的纯美故事，送给孩子的最温暖的礼物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 天天天蓝

饶雪漫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天天蓝 / 饶雪漫著. —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4

（著名少儿作家饶雪漫获奖作品：美绘本）

ISBN 978-7-5447-16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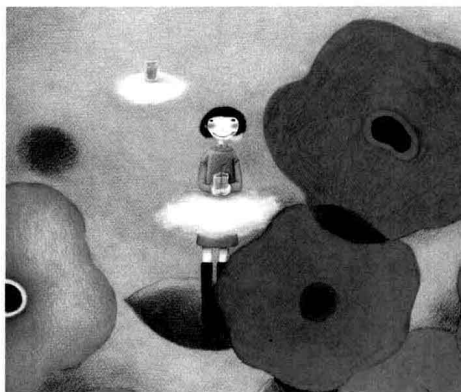
I. ①天… II. ①饶…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1990号

书 名 天天天蓝  
作 者 饶雪漫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丁丽艳 小九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98千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628-4  
定 价 24.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 天天天蓝 006

有爱有梦的岁月，天天天蓝

## 假如深海鱼流泪 044

没有人见过深海鱼流泪，以为她从来不懂伤悲

## 我要我们在一起 060

从来都不用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 知己（代序）

在我念初二的时候，女生中开始流行看各种各样的言情小说，而我那时依旧是一个发育不全的矮矮的黄毛丫头，穿最不流行的衣服，剪着参差不齐的学生头，做很多稀奇古怪的梦。

我发现我的少年时代与书上形容的截然不同，没有变化没有色彩。而多心多梦的我对生活有许多幻想，我把那些幻想化作文字，写成一篇篇小说。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的小说在同学中大受欢迎。那些日子我真的以为自己成了一个作家了，走在街上也昂首挺胸的样子。这样的写作使我失去了很多东西，但也让我从一种内心深处极度的自卑中解脱了出来，少了许多成长的不愉快。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有一次我收到一位外校女生的信，她言辞尖锐地说我写的东西一钱不值，并且说：文学是真实的，不要浪费了你的才华！

随信一起寄来的，是一本陈丹燕的《女中学生之死》。那是一本红色封面的书，纸张有些黄，摸上去软软的。直到现在我仍视若珍宝地保存着。整个炎热的暑假，我一直在读它，那是一种我并不熟悉但仿佛又渴望已久的叙述方式。读一下，心动一下。我停下了手中幻想的笔，我想我也可以像陈丹燕一样地来说故事，说给自己听，说给那个不知名的女孩听。要不，我就一个字也不写。

我把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和真实的感觉提炼出来，完成了我的小说——《无怨的青春》。写完那篇小说只用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我有一种一气呵成的畅快感，憋了很久的话一下子倒了出来，成长的阻碍，心灵的压抑，全在笔端恣意地流淌和释放。后来，这篇小说发表在《少年文艺》（江苏）1988年的第5期上面。把它从千万封来稿中挑选出来的，是《少年文艺》的老主编顾宪谟老师。

《无怨的青春》发表后，我先后收到了一千多封读者的来信，学习累了的时候，我把它们拿出来细细地阅读，就如同有好友的叮咛和祝福时时萦绕在耳边。后来我又写下了反映复读生心态的《寻找星光》，回忆童年及少年生活的散文《童梦》、《记得》等等。这些文章都先后发表在《少年文艺》上，我的照片还被登在了杂志的封二上，旁边还写着几个让我心跳的小字——未来的作家。



十八岁的那一年，我已经是一名中文系的大学生了，我有了一大把一大把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写作。春节快到的时候，我到邮局去拨通了我生平第一个长途电话，打给《少年文艺》。电话是章文培老师接的，一向能说会道的我变得异常口拙。章老师在电话那头温和地说：“你的文章写得真是不错啊，要好好地写下去，我们大家都等着看你的新作呢。”邮局的玻璃窗外走过一个个身材高挑、穿着美丽长裙的都市女孩。而我依旧是那个土气而普通的永远长不高的小女生。但我的心里充盈着一种淡淡的喜悦，我知道自己总有一些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在一个遥远的叫南京的地方，有一个编辑部知道我的存在。在遥远的一些不知名的地方，有无数的读者知道我的存在。

从那以后，我在文学的道路上不再是无目的地探索和孤独地行走。我一发不可收拾地写下了很多的文章，写作让我有了更大的能力去做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办了属于自己的杂志《17SEVENTEEN》，我的书畅销过了千万册，我被人们称为畅销书作家，我有了自己的文化公司、可以推出更多新人的作品，我每年举办女生夏令营去关注更多女生的成长……

人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回首我走过的文学之路，我有一种深深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并不是来自于我的文章，而是我一路走来时那一双双关怀的眼睛和温暖的手。我的父母，那不知名的给我写信和寄书的外校女生，提携我的可敬的编辑，鼓励我的成千上万的读者，不都是我一生难得的知己和朋友吗？

我很高兴我可以用手中的笔，为天下的知己，继续抒写生命中所有的爱和感动。



饶雪漫





## 天天天蓝

有爱有梦的岁月，天天天蓝





“天兰，吴天兰！”

每到晚上七点，用天兰妈妈的话来说，又到了西子喊魂的时候，比《新闻联播》还准点。

天兰把头伸出窗外，朝西子摇摇手中的筷子：“上来，我还没吃完呢。”

“有饮料喝？”西子贼贼地问。

“饮料没有，白开水侍候，你上来吧。”

天兰说完把头缩回来，继续吃饭。楼下传来西子叮叮咚咚的脚步声。

爸爸问：“花了我这么多钱，学得怎样了？”

“还好。”天兰笑眯眯地说。

“什么叫还好？”妈妈问。

“就是不错的意思。”

“油腔滑调。”爸爸骂。

“不就是考重点吗？”天兰故作轻松地说，“小事一桩。

说完放下碗筷去给西子开门。西子“呼”地一下进来了，用一贯放肆的嗓门说：“我都听见了，跟我爸妈说的话一模一样。叔叔阿姨你们放心，天兰考不上一中，一中也就该关门了。”

“什么话？”天兰爸爸说，“就凭这话人家一中也不会要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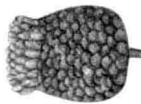
“不要拉倒，又不会成为失学少年。再说，还有希望工程呢。”西子说完，没大没小地眯起眼吐吐舌头。

“现在的孩子。”天兰妈妈直摇头。

天兰和西子嘻嘻哈哈有一句没一句地走在大街上，她们要去设在师专的一个初三学生夜间补习班。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补习班，据说，它汇集了全市初中部各学科最富教学经验的老师。要不是西子当局长的爸爸，天兰是想也不敢想能进这个班的，进这个班就是进重点学校，这可是很多有识之士都说过的话。天兰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值得庆幸有西子这么个局长千金做朋友。西子爸爸身材矮小，却胖得很，浑身上下一般粗细。声音大而宏亮，余音绕梁不绝。天兰的爸爸在市图书馆工作，虽大小也算是个干部，但没有什么实权。天兰觉得自己爸爸蛮英俊的，高高的个儿，穿上西装就没治了。但是他不能和西子的爸爸比。人和人怎么能一样呢？就像自己也不能和西子比一样，西子把西米露当白开水喝，背三百元钱一个的卡通书包。不过西子没有坏心眼，又肯帮助人，所以天兰还是很喜欢和她做好朋友的。

一进师专的大门，就是一个大的运动场，只要天没黑，总是有人在那里打球或是做一些别的运动。天兰最见不得的是打篮球。拍球，绕场，跃起，投篮。球在落日余辉里划着很美的弧线，牵着天兰的心。

“瞧，你的白马王子又进球了。”西子用胳膊碰碰天兰。天兰抬眼望过去，西子说的是那个头发短短的高个男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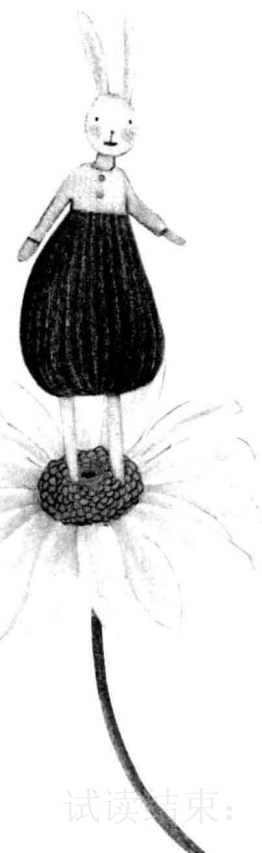


总是穿一件蓝色的球衣，下雨天也常常蹦跶在球场上，因此引起了她们的注意。西子这么说是因为每次天兰经过球场总是会忍不住多看他两眼。被嘲笑了还看，一点也不知羞。

球场的两边是一字排开的梧桐树，在秋天的黄昏，树叶儿总是金黄金黄的，没有风的时候，像一张精致的明信片。天兰挽着西子斜着眼走过球场，她看见那个高个男生的脸上有一层浅浅的汗珠，也是金黄金黄的，忍不住就笑出声来。

那晚补的是物理。西子在一张草稿纸上画日本动画片里的樱桃小丸子，西子上课是很少听讲的，她来补课只是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玩而已。在家里可不行，她那在公安局当局长的爸爸总是有本事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她的身后，一把抢走她藏在课本下的小说或者撕碎她辛辛苦苦画了好几天的大作。

坐在她旁边的天兰很认真地记笔记，西子想起了，就歪过头来抄抄，以便回家应付大人的抽查。天兰虽然一直都很认真，可成绩总是平平，也许真是像外婆所说的，妈妈怀她的时候吃了不该吃的药。外婆一说这话妈妈就不高兴，妈妈说天兰其实很聪明，只是还没有开窍而已；要不妈妈就怪爸爸不该送天兰去学打篮球。天兰初一的时候就长得很高，刚进校就被校队的篮球教练看中了，把她当做尖子来培养。天兰学了近两年的篮球，初三的时候含着泪退了出来。妈妈说了，四肢一发达，头脑还不就简单了，我们天兰可不能冒这个险。这一席话把执意挽留天兰的篮球教练说得哑口无言。天兰的妈妈在供电局工作，每月拿回家的钱比爸爸多出一两倍，经济地位决定一切，家里的大事基本都是由妈妈说了算的。离开了篮球队天兰一门心思地念书，成绩也不见有什么起色，一向吊儿郎当的西子有时也能比她考得好。所以天兰嘴里虽不服输，骨子里却是



一直很自卑的。

晚上放学是九点。回到家，做完当天的作业，天兰往往是往床上一倒就能睡着。她真不理解西子，还能看一本席娟的小说才睡觉。西子是个席娟迷，席娟的每一本小说都买，看一遍再温习几遍是常有的事。嘴里颠三倒四的也常是书中人的语言。天兰想，西子的这一份浪漫自己就是想学也学不来。天兰，天生的，万事皆“难”。

那晚天兰又做了一个和篮球有关的梦，她梦见自己高高跃起，手都快触到篮筐了，天很蓝，蓝得让人睁不开眼，天兰一不小心要掉下来，有一双有力的手接住了她，那人的脸上有一层浅浅的金黄的汗珠。

天兰在黑暗中突地醒来，脸红红地在小床上坐了一会儿。怎么就做这样的梦呢？像西子说的，不知羞。

第二天早上醒来，天兰还有些不知所措，没洗脸刷牙就坐在那儿呼呼地喝稀粥。

妈妈说：“怎么，饿成这样了。”

“还好，”天兰说，“有点口渴。”

“学习嘛，能有不苦的？知道饿是好事，吃苦是成功的前提。”爸爸一边洗脸，一边闷声闷气地搭话。

“牛头不对马嘴。”天兰说。

妈妈不高兴了：“念了几天书连大人都损，不像话。”

天兰背着大书包出门。秋天的天真的很高很蓝，天兰又想起了昨夜的那个梦，那双有力的手和蓝天下金黄色的汗珠。





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像是一个老朋友。走出巷口，就看见西子在那间干净的小饭馆里吃早饭，两根油条加一碗豆浆。西子不像天兰一样睡懒觉，她一贯把吃早饭称作“喝早茶”，在清晨宽裕而舒适的时间里把廉价的东西吃得洋气起来。

天兰喊过去：“假洋鬼子，好了没有？”

西子站起来，神秘地向她招手：“我两节课后再去，要是老师问起你就说我肚子疼。”

天兰说：“又有什么鬼主意？”

“席娟又出新书了，刚刚巷口书店的女孩告诉我的，去晚了恐怕买不着。”

“班主任会告诉你爸的。”天兰不同意。

西子胸有成竹地说：“你就只管帮我请假，余下的后事我自己搞定。”

天兰只好一个人往学校走，刚到校门口就遇到了同班的月梅。月梅说：“怎么一个人，死党呢？”

死党就是好朋友的意思，西子也老这么叫天兰。

“肚子疼。”天兰说。

“肚子疼就不来上课，西子胆子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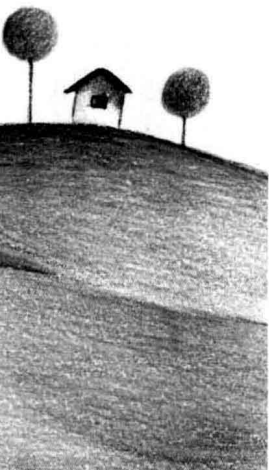
“不是不来，”天兰说，“只不过迟一点。”

“该不是又去逛书店了吧，西子的那一套谁不知道。”

天兰没做声。月梅又接着问，“听说你和西子都进了师专的补习班？”

天兰简单地嗯了一声。

“西子她爸真有点本事。”月梅小声地对天兰说，“我都是听陆婷婷讲的。她送了不少礼也没进成那个班，她当着好多同学讲的，还说什么悔当初不像天兰那么聪明，找西子做好朋





友，这样说不是对你的侮辱吗？”

“舌头长在人家嘴里，要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们还能管得着？”天兰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心里却像堵了一大团棉花，闷得发紧。她知道月梅是有意把这话传给自己听的，是的，天兰恨恨地想，是沾了西子的光了，沾光不犯法，随你们怎么叨咕去。

但心里总归是不痛快，课也不怎么能听得进去。恰巧第一节是班主任的数学课。班主任在黑板上出了两道题让同学上去做，天兰把头埋得低低的，但还是抽到了她。

其实是一道很简单的解直角三角形的题，只是计算有一些繁琐，天兰握着粉笔头，不知怎么就有些紧张，一紧张就没想得起来一个常用的公式，一下子僵在讲台上。

班主任让她下去，另抽了一个同学上来。天兰刚在座位上坐定，就听见班主任说：“初三了，大家都抓紧一点。现在有的同学请家教或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自己不用功或不用心，连课都不来上，我看再补也是白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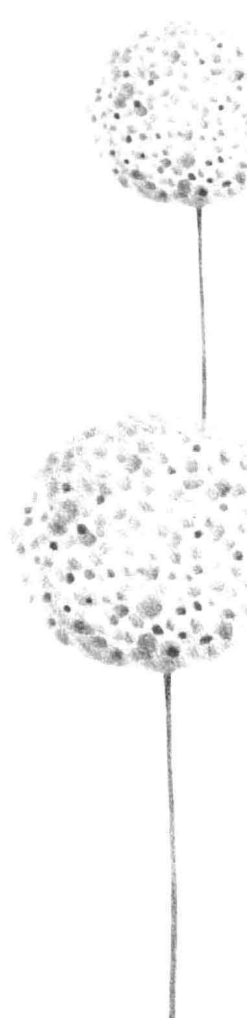
天兰知道这话是讲给她和西子听的，四周瞟过来的眼神里有一种明显的幸灾乐祸的讯息。她有些倔强地抬起头看着班主任，但班主任却根本没看她，眼睛盯着黑板前正在演算的同学。天兰只好又埋下头，把眼泪很勉强地逼了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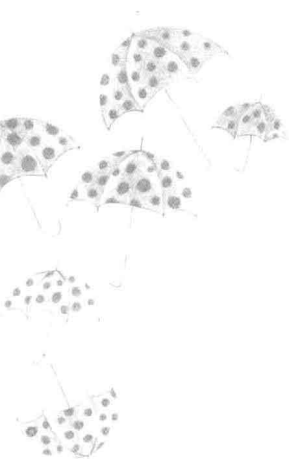
一下课，班主任就把她叫到了走廊里。

“西子今天怎么没来？”

“她肚子疼，去一下医院，马上来。”

班主任突然语重心长地说：“真正的友谊可不是这样的啊，西子要是做错事，你应该适时地提醒她。初三可不是开玩笑。”





笑的，一辈子的转折点，你说呢？”

“肚子疼算不算做坏事？”天兰故意问。

班主任被天兰激怒了，声音也高了起来：“我一直把你当做好学生，你倒好，天天和西子在一起，连她的油腔滑调也学会了！”

天兰不习惯和老师顶撞，委屈地闭了嘴，心想不知道西子在这儿班主任还会不会用这种语气和她说话。班主任欠西子的，这个别人不知道，天兰可是一清二楚。就在不久前，为自己弟弟的摩托车年检的事，她还找过西子爸爸，一下子就省了三千多块，还在“金满楼”吃了一顿呢。

班主任见天兰咬着嘴唇不做声，以为占了上风，口气软了下来：“你要是这时候鼓一把子劲，考重点还是很有希望的，但一松手，就肯定会掉下来，”班主任一边说一边用手上上下下地做着配合动作，生怕天兰不明白当前的“严峻形势”，然后又压低声音说，“你可不能和西子比，这你是知道的。要好好用功，补课倒是其次，最主要的还是上好当前的每一节课。别再像今天那样，那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

天兰闷闷地坐回座位上。

进补习班的第一天，爸爸就跟她说过，这事最好不要给老师知道，这不是明摆着怀疑他们的教育水平嘛。这回肯定是陆婷婷在老师面前说什么了，陆婷婷可是老师的宠儿；要不就是西子这个大嘴巴，什么都往外讲，反正她不怕，班主任不是吗，你怎么能和西子比呢？

这样一想，天兰心里就特别地难过，一上午的课都上得恍



恍惚惚的。西子到学校时已经快上第三节课了，和天兰打了一声招呼就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埋头“苦读”起来。直到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西子才发现天兰的异样。

“你好像有心事？”西子问天兰。

“头疼。”天兰说，“昨天可能睡晚了。”她不太想把上午的事告诉西子，告诉了又能怎么样，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过去了就过去了吧，活在这世上，还能不受点气。

但西子还是很快就知道了。天兰下午一进教室就看到西子在和陆婷婷吵架，一大帮同学在观战，其他班的同学也趴在窗口听，就是没谁站出来劝一下。天兰进去之前，她们显然已经吵了很长时间。

陆婷婷说：“明人不做暗事，是我说的又怎么样，你还能把我杀掉？”

“我为什么要把你杀掉？我只想让大家知道，你是一个小人。”西子看来气得不轻，“进补习班有什么错，你不也想进吗？只可惜没进去，所以你就乱讲。”

“罗西子！”陆婷婷指着她，“不要以为你爸是局长，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爸让你进补习班，是利用职权！是违纪行为！”

“哎哟，你可别吓得我腿发软。”西子佯装歪歪扭扭，周围响起一大片笑声。

天兰赶紧挤进去拉住西子：“算了，算了，有话好好说。”


陆婷婷在一边又发话说：“上午受气，下午就有人帮你出气，真不知用的是什么手段，说出来让我们大家都学学。”

天兰装作没听见，把西子拉到座位上坐下，西子嘴里还在念：“谁怕谁？谁怕谁？”

下午一放学西子就给留了下来，班主任一脸严肃地看着她：“初三







了，毕业班，你们究竟有没有危机感，你们知不知道这样影响很坏，小女孩子，怎么能像泼妇骂街？你回去问问你爸爸，这样做是不是很不应该？”

西子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怎么不问问陆婷婷。”

“我会狠狠地批评陆婷婷的。都是同学，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我说西子，你不要把小说里的那些东西搬到生活中来，对你没有好处。”

“这跟小说有什么关系，”西子涨红了脸，“陆婷婷背后侮辱人，我就找她问问清楚，这有什么错？”

“你有什么证据说陆婷婷背后侮辱你了？”

“她自己心里有数。”

“我的西子，都十五六岁的人了，做事也不用脑，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以后再不许这样。这事都怪吴天兰，上午我已经批评过她了，你回头告诉她，不要对一些道听途说的话耿耿于怀，学习第一。还有，”班主任说，“你上午逃课逛街的事我就不追究了，下不为例。”

天兰在校门口等西子出来。黄昏将至，天上的云淡了，远了，像一层透明的纱在头顶飘浮。天兰担心地想，也不知道班主任会怎样说西子，没准也说是自己推西子出来吵架的。西子这个脾气，就是忍不住。再想回家急匆匆地吃完饭，又该往师专赶了，忙忙碌碌的，就为了一张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为了理想奋斗？天兰想起自己曾经是有明确的理想的：进国家篮球队，拿金牌。教练不也这样说过吗？首先要敢想，然后敢做，才会成功。现在她连想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理想也就缥缈得很了。

等了老半天，西子终于晃了出来，天兰忍不住埋怨她：“明知道